禮記要義

〔一〕遣車之數父母而賓客之

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鄭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又雜記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鄭云四隅椁中之四隅以此而推故知小也所以必須遣車者雜記云大饗既饗卷三牲之爼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是言父母方將遠去亦如賓客之義所以載牲體送之也但遣車之數貴賤不同

〔二〕公弔喪必有拜者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注去往謝之謂無主後正義曰喪謂諸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而往拜之以謝其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與舍之人而往拜之可也此以無後故許他人拜謝若其有後主人故自當親拜是以既夕禮去主人乘惡車鄭注去拜君命是也

【三】齊衰不以弔謂無服者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注云以其無服非之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正義曰言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故或人非之也若有服者雖緦亦往之

【四】魯莊公為王姬服

齊穀王姬之喪注云穀當為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夫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

子當爲舅之妻

五 葬北方北首謂國北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注

云北方國北也

六 辟踊有筭

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

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

辟踊有筭爲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不一每

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含死日三日

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含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含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含死日

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三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是也

七　葬北首殯南首

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虞用日中再虞三虞用質明
反日中而虞者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
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必用日中者是日
時之正也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注云朝葬日
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
質明案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鄭恐
奠墓有司未歸即作虞祭故云奠墓有司來歸
乃虞也必知歸始虞者以經云奠於墓左反日
中而虞以其奠墓者廻反日中而虞

九 虞祔卒哭用剛日柔日之節

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虞皆用柔日柔日者鄭注士虞禮云柔日陰陰取其靜最後一虞用剛者故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鄭注云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謂動而將祔廟也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

前則庚日三虞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
也士虞禮云明日祔於祖父則祭明日祔也上
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
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
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
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其日尚賒不
可無祭謂之爲變其既虞之後變禮而之吉祭
也之徃也既虞徃至吉祭其禮如何既虞比至
於祔以来必於於大日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

剛日而進接其於謂恒用剛日所以恒用剛日
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歸依
十殯廟謂殯宮或云殯于祖廟
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
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沒故猶若存在不
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夫子
不論二代得失皆合當代之禮無所是非以此
言之則周人不殯於廟案僖八年致哀姜左傳
云不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於廟者彼

氏云不薨於寢寢謂小寢不殯於廟廟謂寢宮
鬼神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
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杜預以爲不以殯朝廟未
詳孰是

十一 大夫有致仕有待放已去未去

正義曰案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有二條
其一云爲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
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
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云在外待

放已去者傳云言與民同者長子言未去也
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
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
不為服唯妻與長子為舊君耳其三為舊君注
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埽其宗廟
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云以道去君為
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
朝出又有詔於國君已絕則不服也以此言之凡
舊君君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為之服

齊衰三月并及服其母妻也若三諫不從待放
已去而絶者唯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
放未去爵位未絶身及妻子皆爲之服然則去
仕他國已絶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
之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反服得爲舊
君服者雜記所云謂不使其居或辟仇讎有故
不得在國者故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禮爲舊
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孟子對曰諫行言聽
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送

至彼國明注無罪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者得爲舊君反服矣與雜記同鄭注此云仕焉而已者取喪服第一條謂年老致仕在國者

二十 晏子窆竟則反儉失禮

及墓而反者及墓謂葬時也禮窆之後孝子贈幣辭親辭親畢而親情賓客應是送別別竟乃反于時晏子窆竟則反賓客並去又是儉失禮也注又云言其大儉偪下

三十　立長立貴及卜筮

卜所至則兆既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
以堪爲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曰若沐浴佩玉
則得吉兆所以須有卜者春秋左氏之義故昭
二十六年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
卿無私若公羊隱元年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
子以貴不以長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
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
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

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據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何休作膏肓難左氏云若其以卜隱桓以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諉矣鄭箴之云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是從左右之義

一

對嘗從者與居守者當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注云欲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言從守若一勸糾也言有私則生怨

[illegible]萬入去籥去有聲廢無聲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注云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

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大廟而仲
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龠舞也傳曰
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六十 豐碑桓楹之制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云言視者時僭天
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
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紼繞天子六
紼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時僭諸侯諸侯下天
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紼

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綍二碑士二綍無碑正義曰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者以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斲大木爲碑也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者謂槨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槨四角也云穿中於間爲鹿盧者謂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云下棺以綍繞者綍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旣訖

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云天子六紼四碑者案周禮大喪屬其六引故知天子六紼也喪大記云君四紼二碑諸侯既二碑故知天子四也云前後各重鹿盧也者以六紼四碑明有一碑兩紼者故知一碑上下重著鹿盧知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壙南北豎長前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内先累椁於其

方中南畔爲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
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
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以
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
通而言之亦謂之碑也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
二碑是也云四植謂之桓者案說文桓亭郵表
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
表柱也今諸侯二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故
云四植謂之桓也周禮桓圭而爲雙植者以一

圭之上不應四柱但瑑爲二柱象道旁二木又宫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也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麤大所以異於諸侯也

十八楚人陳與陵聲相似

玄陳或作陵楚人聲者謂陳棄疾餘本有作陵棄疾者故玄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玄楚人聲

十九大夫正朝立燕在寢有坐士立

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

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明脫屨升堂則坐也是大夫坐於上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案燕禮獻卿大夫及樂作之後西階上獻士士既得獻者立於東階下西面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

十二 車左車右及元帥居中央鼓下之法

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者案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於時樂伯主

射樂伯云左射以菆是也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央此謂凡常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故成二年韋之戰於時郤克爲中軍將時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郤克解張云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爲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賛王鼓成二年齊侯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

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
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兵車自
非元帥御者皆在中故熊氏以爲雖非元帥上
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
子重將左而云子重鼓之也故爲將皆在鼓下
也以其親鼓故以爲鼓下案周禮諸侯執賁鼓
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皆居鼓下
也其義恐非也

有几有筵及饋食、、至之節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
已注云諱辟其名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
祭之已辭也正義曰有几筵者未葬之前殯宮
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雖在殯
宮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
以素器其下室之內有吉几筵今葬訖既設虞
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之時已有至於虞祭更
立筵與几相配故云有几筵故士虞禮云祝免
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是也然此虞

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注云謂殯奠時天子既葬諸侯南面之君其事亦然下室謂内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謝玆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鄭荅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内寢也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illegible]無事也然不復饋食

於下室文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
於下室皇氏以爲虞則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理
有殺

吠 漢時禁緯候故六經皆謂之說
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者鄭引易證六
世不諱故卒哭而舍高祖之父也易說者鄭引
玄易緯也凡鄭玄說者皆緯候也時禁緯候故
轉緯爲說也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
何書也荅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

緯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説

廿五 　

契以生日甲乙爲名世疏則可同

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世王也旣並

爲帝故皆得曰帝乙也祖乙是湯六世孫與湯

同名是六世得同名玄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

注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

可同故舉六世以爲證也謂天所錫者敎以生

日甲乙爲名則告是天之命日爲名也白虎通

云殷質以生日名子也故殷大甲帝乙武丁

云 夫子友原壤宰我

左傳吳季札譏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聖人與之爲友者論語云無友不如己者謂方始爲交遊須擇賢友左傳云好善而不能擇人者謂不善之人不可委之以致人今原壤是夫子故舊爲日已久或平生舊交或親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輒離故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殺父害君乃爲大故雖登木之歌未至

於此且夫子聖人誨人不倦宰我請褻覿一[illegible]
然助陳恬之亂互鄉童子許其來進之情故志
在攜貳不簡善惡原壤為舊何足怪也

七九 其中退然中為身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注去中身也退柔和
貌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退或為安

八一 古以精爽不攜貳者為巫

楚語昭王問觀射父絕地通天之事觀射父對
玄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

女曰巫然案楚語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爲巫此
經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幷復是精爽不
攜貳之巫也

廿七 祔有離有合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
夫注云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槨中善夫
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正義曰魯人則合并兩
棺置槨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復隔穀則
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十〕聲已帷堂敬姜帷殯

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去聲已之哭穆伯始者聲已是帷堂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室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案張逸荅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卅〕殺主綴重周主重徹士有重無主

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
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
栗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
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周主重徹焉周人作
主徹重埋之正義曰案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
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
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爲祏主鄭駮異義
云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云重既虞而埋之祔
後作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

[illegible]作主桑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illegible]
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
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
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
六日祔而作主謂桑主許慎謹案左氏謹與禮
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
即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
哭之祭已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成事以
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

、二九作主之狀

主之狀范甯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
二寸諸侯長一尺

、三十鄭説重與虞主埋門外道左

案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
注云重既虞將埋之是鄭埋重於門外之道左
也若虞主亦埋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案其義
戴禮及公羊説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説埋
之於廟北墉下左氏説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

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旣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旣虞埋重於道左是鄭旣練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

卌四 大臣之喪重於疾日

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者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知悼子在

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
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
樂

、卅五 魯莊之世楚稱荊僖元年始稱楚

春秋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公羊傳曰荊者何
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
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而左氏無此義荊蓋楚
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荊至僖元年始稱
楚故杜預云荊始改號曰楚

、[illegible]位定然後祿故有仕而未有祿者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注
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者有饋於君正義
曰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是先位定而後祿也

、[illegible]軍敗稱赴素服哭於庫門外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憂謂爲敵所敗
也素服者縞冠也赴車不載櫜韔兵不戢示當
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櫜甲衣韔
弓衣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禍福稱告崩薨稱

赴今軍敗應稱告而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言
之上篇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
大廟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八六 嫁毋與廟絕族
子思之母死於衛嫁母也姓庶氏赴於子思子
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
氏之廟乎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

八七 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
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

無赦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
正義曰此在官字諸本或爲在官恐與上在官
相涉而誤也無問尊卑皆得殺之謂理合得殺
若力所不能亦不責也故春秋崔杼弒莊公而
晏子不討崔杼而不責晏子若力能討而不討
則責之春秋董狐書趙盾云子爲正卿亡不出
竟反不討賊書以弒君是也鄭此云子孫無問
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弒祖子得殺父然子
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

父今玄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第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弒父之人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故知今子之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則得殺其弒父之夫

十四 張老發室之詞心纖文子

晉大夫發焉者發禮也晉君既賀則朝廷大夫
並發禮同從君往賀之張老心識文子宮室餙
麗故佯而美之也輪謂輪囷高大也春秋外傳
曰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諫之是也

一四

管籥今之鏁須鑰匙

案月令注管籥搏鍵器鍵謂鏁之入内者俗謂
之鏁須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是管鍵爲
別物而玄管鍵者對則細別散則大同爲鍵而
有故玄管鍵

【四】趙文子生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

生不交利者謂文子生存之日不交涉於利是謂不與利交涉也死不屬其子焉者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案禮記文子成室被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文子始禮記顯其奢僭者晉為霸主摠領諸侯武為晉相光顯威德此乃事勢須然無廢德行之善

【四】蟹匡蟬緌不關於蠶蜂

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

蠶則𦍒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蠶
蟬𦍒爲蟬設譬如成人兒死初不作衰後畏於
子臯方爲制服服是子臯爲之𦍒爲兒施亦如
蠶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

四四暴尫

天乂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注尫者面向天覬
天哀而雨之

四五脫君祭服以褑臣

衛大史柳莊死獻公當祭不釋服而往遂以褑

之注脫君祭服以錫臣親賢也所以此錫之者以其不同襲也凡錫以緻正義曰明錫衣不用襲也

六十邑與縣異注通言二邑

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云云正義曰與之釆邑曰裘氏及縣潘氏與二邑又書錄其賞辭云云

禮記要義卷第四終

禮記要義卷第五　　王制上

王制是秦漢時作

案鄭目録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禄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録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

二 君臣象五行剛柔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注云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禄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正義曰南面之君五者法五行之剛日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日不以王朝之臣而以諸侯臣者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統天下故不自在其數謂制統天下之君及天下

之臣取君臣自相對故不取王臣也

三釋公卿大夫士名義亦可互稱

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唯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卿者白虎通云卿之言嚮也爲人所歸嚮大夫者達人謂扶進於人士者事也皇氏熊氏皆爲任職事其大夫之稱亦得兼三

公故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上大夫卿亦兼
孤也故春秋陽處父爲太傅經云晉殺其大夫
陽處父是也孤亦稱公故鄉飲酒禮云公三重
是孤也卿亦得稱公故春秋襄三十年傳云鄭
伯有之臣稱伯有曰吾公在壑谷士既命同而
分爲三等者言士職卑德薄義取漸進故細分
爲三卿與大夫德高位顯各有別命不復細分
其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總而言之皆謂之官
官者管也以管領爲名若指其所主則謂之職

四畿內外之官增地與否

云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者

解畿外之地公侯伯子男皆增其地今畿內公

卿大夫采地不增益之者本以祿賜羣臣不須

增益其地以其不主爲治民故也外土諸侯本

爲治民須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畿內

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

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

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畿內

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

五上農夫食九人

尚書禹貢注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兾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兖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

相此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所以上農夫得食九人者以史記云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百畝百鍾則六百四十斛案食貨志又云上孰其收自四斛則百畝四百斛也案廩人中歲人食三鬴其九人之内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其民之常稅不過什一又庶民喪祭費用又少且年有豐儉不恒上孰崔氏以爲畝皆一鍾人恒食四鬴又爲什二而稅又云

祭用數之仂者苟欲計筭使合其義非也

六 九州封國附庸之數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注云建立也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

畿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

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
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疏設法假設爲法非
實封也

七 致仕副邑

八 王子弟封邑

九 公卿之子世祿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
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
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注云縣內

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殺曰畿詩殷頌曰邦
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内大國九者三
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
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
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
亦待封王之子弟

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

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

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朌讀爲班正義曰以九十三國以封公卿大夫故特云以禄士其實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禄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九十三國之外既云視元士則此禄士包之也其不封與禄士爲閒田即公邑也

畿內四百國非實法

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略據子男爲言案
實法也趙商不達鄭旨而問[illegible]王制論之
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舉以
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郭鄉大夫之采地
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以頗不合鄭答之云三代
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
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
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
何而子責急也此鄭亦隨問而答非事實也必

知非實者以地形不可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
地何有同積某無空闕之處故知略計地爲四
百國耳

十名山大川財物入五府

云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者若封諸侯
則諸侯爲主民不得取其財物故不封諸侯使
民共取故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是
也云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者旣不封諸侯
其諸侯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取物民旣取物猶

其所取賦稅而已故山澤虞衡去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是也

【注】附庸非國國皆有又積累而滿同

案鄭注大司徒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三同今一州唯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備侯伯子男二百一十國附庸者鄭注司徒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國皆有且此云州別二百一十國及侯附庸九同皆設法而言非實事也注侯附庸九

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爲公爲四百里之上加九
同得進爲五百里也伯於三百里之上加七同
得爲四百里進爲侯也子於二百里之上加五
同得爲三百里進爲伯也男於百里之上加三
同得爲二百里進爲子也言同者謂積累衆附
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居一同也鄭注司徒
云公無附庸以其尊極故文鄭云魯以周公之
故得兼四等加二十四附庸方七百里也
注公卿亦有無地者

此云祿士謂無地之士給之以地而當其祿亦
得爲采邑耳其實春秋之時公卿亦有無地者
故春秋經劉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爵王子虎卒
是無地者不稱爵也

十四 三公致仕副邑

十五 王子弟三等

十六 三孤在朝在家一等

云爲有致仕者副之者以三公在朝既有正田
今身既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

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職之田又有
致仕副邑云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者禮運云
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
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有封王之子弟也但王
之子弟有同毋異毋有親疏之異親寵者封之
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
故有三等之差也云三孤之田不副者自上差
之三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大夫
之外其餘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致仕之

副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也云以其無職
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者案周
禮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
徒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不列於官故
云無職但佐公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雖退
致仕猶可就而謀事不須致仕之後朝上更別
立官故知不有致仕之副

十七 易塗山爲會稽明守土之祀

哀七年左傳文時魯欲伐邾孟孫不欲諸大夫

答孟孫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又襄二十五年傳云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與會稽別也若鄭康成之意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尚書云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是以張逸疑而問鄭鄭答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者鄭意以塗山會稽爲一以諸

侯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臣羣臣則諸侯也鄭云兼用外傳内傳語者禹朝羣臣於會稽是外傳語執玉帛者萬國是内傳左氏語

八十 萬國之數

九十 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

案萬國之數鄭注皐陶謨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内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

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内

十二 鄭氏解易繫一君二民

易下繫云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鄭注一君二民謂黄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

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illegible]

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瘠狹爲優劣也

一九 共官爲御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爲御注云謂此地之田税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

二九 伯之賢者可進爲牧

三九 牧下有伯

四九 畿内不置伯

疏 二王後不為牧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正義曰凡長皆因賢侯為之者既長諸侯非賢不可故知賢侯為之言因者因其州內賢侯非州外別取州牧則知以賢侯為之故下曲禮以侯為牧周制牧下有二伯則

侯伯皆得爲之故詩旄丘責衛伯也衛是侯爵
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鄭鄭答云侯德適任之
謂衛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則伯之賢者亦
可進爲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
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是伯得爲牧也鄭必
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
服杜皆爲五等諸侯九州之伯鄭荅志云若征
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大公爲王官
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五侯

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也案鄭志
注尚書爲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
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
牧也故周禮太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
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畿內旣不置
牧則應無牧下之伯而立五侯九伯畿內有一
伯者但比擬畿外應有而言之其實無也州長
旣用賢侯爲之則卒正連帥屬長節級用伯子
男賢者而爲之鄭注曲禮云二王之後不爲牧

取穀亦當然

疏虞夏周曰牧

云虞夏及周皆曰牧者案尚書舜典云覲四岳

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稱牧也虞雖稱牧

亦稱伯故書傳云唯元祀廵此四岳八伯案左

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夏稱

牧也太宰云建其牧是周稱牧也

疏采謂取美物以當穀稅

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注云服治田出

穀稅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正義曰經云千里之外曰采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殽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而面別去王城千五百里今五百里以爲畿內千里之外唯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是也

●三監佐方伯領諸侯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正義曰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爲三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孤公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別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禄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禄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也故燕禮謂之

諸公與公孤同也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三
監者爲武庚也與此別也
卅九 大國三卿命於天子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注云如今詔書除吏正
義曰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
孫爲司空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崔云
大夫以下其君自命
十二 畿内公卿大夫之子食父禄畿外諸侯世
子未爵視元士

天子之縣内諸侯禄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
國之禄如諸侯不得世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
縣内食采邑諸侯得禄不得繼世之事此言縣
内則夏法也言諸侯禄者得采國爲禄而不繼
世故云禄也故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
内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
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故經直云禄
世則子孫恒得食之有罪乃奪之此云諸侯下
云大夫不世爵則諸侯總據大夫以上而司裘

諸侯則共熊侯豹侯鄭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
子弟鄭唯據三公及王子弟者以下別云卿大
夫則共麋侯故諸侯唯止三公及王子弟而已
此父死子禄者不在九十三國之數此雖論夏
法殷周亦然畿內諸侯父死視元士若有賢德
乃復父位若畿外諸侯父死未賜爵亦視元士
除服則得襲父故位故下文云未賜爵視天子
元士以君其國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也必知
列國未賜爵亦視元士者以詩云韎韐有奭以

作六師是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之韎韐之服是也

二卅 世祿不世位

外諸侯嗣也注云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正義曰案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慎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食

舊德謂食父故禄尚書云世選爾勞論語云興
滅國繼絶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
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禄知周世禄也從左氏
義鄭氏無駮與許同殷之大夫亦世禄故祭義
云殷人貴富而尚齒注云臣能世禄曰富是也
其諸侯之大夫則下文云不世爵禄謂殷禮也
若周制諸侯之大夫有功者亦得世禄故隱公
八年無駭卒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論語
齊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以無功而奪之若有

功則不奪也
二卅 天子衣服之制法陰陽周有登降
衣服之制歷代不同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玄衣法天黃裳法地故易坤六五黃裳元吉是也衣裳從黃帝以來而有也虞氏以來其裳用纁故下文歷陳虞夏殷周注云其服皆玄上纁下裳用纁者鄭注易下繫辭云土託位南方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爲纁也案禮祭地牲玉用黃以放地色裳既

法地而用纁者凡衣服著其身有章采文物以黄色太質故用纁也衣爲天色玄禮天牲玉用蒼者以天色晝則蒼夜則玄衣不用蒼亦以其大質故也然祭天亦有牲用玄者尚書及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而下十有二章故尚書臯陶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龍五也華蟲六也此六者

皆畫於衣故言作會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絺紩也謂紩刺以爲繡文以法地之陰氣六呂也案鄭注司服去至周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龍取其神火取其明然則諸物各有所象故說日月星辰取其明山者安靜養物畫山者必兼畫山物故考工記云山以章龍者取其神化龍是水物畫龍必兼畫水

故考工記云水以龍華蟲者謂雉也取其文采
又性能耿介必知華蟲是雉者以周禮差之而
當鷩冕鷩爲雉也雉是鳥類其頸毛及尾似蛇
兼有細毛似獸故考工記云鳥獸蛇此六者以
高遠在上故畫於衣宗彝者謂宗廟彝尊之飾
有虎蜼二獸虎有猛蜼能辟害故象之不言虎
蜼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案周禮有六彝有
雞彝鳥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此直云宗彝知
非雞彝鳥斝黄必爲虎蜼者案明堂位云夏后

氏雞彝殷以斝周以黄目又周禮陳六尊六彝皆遠代者在後故六尊之次犧象著壺大山大是虞氏之尊山是夏后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蜼彝在後故知虎蜼虞夏已飾於尊但舜時已稱宗彝不得有雞斝之等以周禮差之而當毳冕故知虎蜼有毛之物也虎蜼淺毛細毳故也藻者取其絜清有文火者取其明照烹飪粉米取其絜白生養黼謂斧也取其决斷之義黻謂兩己相背取其善惡分辨大意取象如此而

皇氏乃繁文曲說橫生義例恐非本旨此是天
子之服其諸侯以下未得而聞
〔注〕魯禮衮冕有日月
周之衣服既無日月而郊特牲云衮冕日月之
章者謂魯禮也魯以周公之故衮冕亦日月之
章
〔注〕殯葬或數來月日或數往月日
案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總云大夫士
三月而葬者此記者皆以降二爲差故總云三

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
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
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案膏肓休
以爲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
爲短玄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
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
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
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
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

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文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去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為說

五六 諸侯奔喪會葬諸說不同

諸侯奔喪案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

以為得禮許慎謹案易下邳傳甘容説諸侯在千里内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説為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案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

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
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
者去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
雖千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駁從公羊
之義又以左氏傳諸侯亦奔喪但說左氏者自
違其傳去不奔喪又難許慎去千里外同姓猶
奔喪與禮乖也此是鄭氏之意其諸侯自相奔
喪禮案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
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

共葬事許愼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共

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

廿六 五服五章與孝經注不同

案皐陶謨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公侯之服自山而下七者是伯之服自華而下五者謂子男之服自藻而下三者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與孝經注不同者孝經舉其大綱或云孝經非鄭注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末

閒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故注司服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

以謂玄焉鄭必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以司服王自衮冕而下則衮服最尊尚無日月星辰故知日月星辰不在衣服畫於旌旗也知登龍於山者依舊山在龍上若不登龍則衮冕不爲最尊故知登龍於山也知登火於宗彝者若不登火則五章之服自藻而下不得稱爲毳冕若登火於宗彝之上則五章自宗彝而下與毳冕相當然宗彝之下有藻火兩章知不登藻而必登火者火有光明之盛春秋傳曰火龍黼黻禮

記登火周龍章是火貴於藻也故知登火不登藻自九章而下以次相差故知袞之衣五章鷩衣毳衣皆三章絺衣一章衣法天故章數奇裳法地故章數偶以下其數漸少則裳上之章漸勝於衣事勢須然非有義意皇氏每事曲為其說恐理非也衣章並畫絺冕之衣獨繡者以粉米地物養人服之以祭社稷又地秖並是陰類故衣章亦繡也

六服而五冕蓋大裘之冕無旒

其衣服首飾大裘之冕其冕無旒故注引師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凡冕之制皆玄上纁下故注引師云皆玄覆朱裏師說以木版爲中以三十升玄布衣之於上謂之延也以朱爲裏但不知用布繒耳當應以繒爲之以其前後旒用絲故也案漢禮器制度廣八寸長尺六寸也又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皇氏謂此爲諸侯之冕應劭漢官儀廣七寸長八寸皇氏以爲卿大夫之冕服

也若如皇氏言旨董巴尃記諸侯應劭專記卿大
夫蓋冕隨代變異大小不同今依漢禮器制度
爲定也今天子五冕之旒皆用玉采之絲爲旒
埀五采之玉故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五采繅十
有二就皆五采玉有十二鄭注云每就間蓋一
寸旒別有五采玉十有二衮冕故前後各十二
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驚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
六毳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絺冕五旒用玉
百二十玄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皮弁縫中亦五

采玉十二故弁師 玄玉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
注云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
飾韋弁亦然故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
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為之則知天子韋弁
與皮弁同也其冠弁亦與皮弁同故注弁師云
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自此 以前皆
王者之服祭服則以衣名冕象上古先有衣後
有冕皮弁以下則以弁名衣餘服既輕舉首為
重故也其諸侯以下則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

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
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
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

【四五】上公諸侯卿大夫助祭及自祭之冕服

公之袞冕章數與王同其就數則異故鄭注覲
禮云上公袞無升龍其旒則九下十二也其三
公司服無文案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服
毳冕也凡此諸侯所著之服皆為助祭於王若
助王祭天地及祭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之

服若其從王祭祀小祀雖有應著上服皆逐王所著之服不得踰王也自在國祭其先君則皆玄冕故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鄭云端當爲冕其二王之後祭受命之王各服巳上之服其自祭餘廟與諸侯同有孤之國其孤則絺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此皆謂助君祭服也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玄冕以注玉藻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夫卿也則服鞠衣其夫大夫則服禮衣其夫士則服祿衣以此言之卿絺冕大夫玄

冕士爵弁也此服皆謂助祭君也

【疏】諸侯之孤卿大夫士自祭冕服

其自祭則皆降焉諸侯士則玄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玄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公之孤爵弁以自祭故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鄭注云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其天子卿大夫則無文諸侯當玄冕以祭其孤卿之等當爵弁也大夫則皮弁知者以諸侯大夫朝服自祭故知天

子大夫亦用朝服自祭朝服則皮弁故鄭注玉藻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

圖八命九命專征七命以下屬於專征

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内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

【八四】賜圭瓚未賜圭瓚及薰鬯之別

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旣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圭瓚之制案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爲柄玉人注又云有

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為酒以鬱金之草晉文侯雖以州牧之禮命之所賜者皆九賜之物但無鈇鉞之賜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專征伐若鄰國無罪而輙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

十五 教制大學在郊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注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

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教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正教也正義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皆以四里爲差此經小學在公宮

南之左大學在郊既是殷制故引書傳[illegible]
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注云百里郊天子畿
內方千里百里爲郊則諸侯之郊皆計境大小
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
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
案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
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
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近郊皆半遠郊也
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

云命諸侯從可知云此小學大學教之制者以下文云殺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宫南之左故知殺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下文具也

禮記要義卷第五

禮記要義卷第五下　　　王制下

一 殺爵人於朝周於祖廟諸侯於嘗祭

爵人於朝謂殺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時冊命周公故特祭文武若諸侯爵人因嘗祭之日故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是也當云命周公後

二 歷代諸侯朝聘之制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

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廵守注云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天子以海内爲家時一廵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廵守

〔三〕王廵守祀方明見諸侯之禮

歲二月東廵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註

云岱宗東嶽柴祭天告至也覲見也就見老人
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正義曰案覲禮云諸侯
覲於天子爲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
四尺鄭注云王廵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
亦爲此宫以見之是也覲禮又云天子乘龍載
大旂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鄭注引朝事
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云帥諸侯而
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
二者言之巳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

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時設方明於壇上乃以
載辭告焉如覲禮及鄭注所云既告至之後爲
宮於方明於壇天子出宮東門外拜日反祀方
明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故鄭云由此二者
言之巳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云二者
謂覲禮經文朝日東門反祀方明朝事儀云朝
日東郊退而朝諸侯故云由此二者言之巳祀
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今於覲禮未祀
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爲未祀方

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其祀方明之後見諸侯
之時王升立於壇上南面諸公中階之前北面
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
門東北面諸男門西北面王降階南面而見之
三揖既升壇使諸侯升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
等子男於下等見諸侯訖若有不協更加方明
於壇上諸侯等俱北面戎右傳敦血以授歃者
司盟主其職故司盟玄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
儀北面詔明神於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

北面當於阼階上西面此是見諸侯之禮祀方明之時祭天則燔柴也天謂日也與此岱宗柴所用事別覲禮云祭天燔柴謂天子之盟也祭地瘞謂王官之伯盟也祭山丘陵升及祭川沈者是諸侯之盟也此是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故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祭天柴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

【四】三十年之蓄舉全數喪用仂乃什一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注去

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為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祭不敢以早廢尊越猶蹝也紼輴車索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暴猶耗也浩猶饒也常用數之仂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樂以食正義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者言欲制國用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

當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為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之用量其今年入之多少以為來年出用之數每年之率入物分為四分一分擬為儲積三分為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為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閒大略有閏月十二以為一年故唯有九年之

蓄也王肅以為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知用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文云雖用三年之仂此直云數之仂故知是一歲之仂也又知仂為什一者以仂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圜之防捎其藪彼注防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上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

【注】喪惟祭天地社稷五祀其宗廟當祭皆廢

正義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云紼輴車索者以停住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紼之

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
祭故鄭志荅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
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宫中五祀在
喪内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
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
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
去不須越紼故鄭荅田瓊云五祀宫中之神喪
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
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

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案禮卒哭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

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著案釋例云禮
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
也

七 百六陽九之運

凡水旱之歲歷運有常案律曆志云十九歲為
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
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
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
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

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 六六

八 祭先代無主後者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云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絶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黄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内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絶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

先公故去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若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王先公皆謂有德宜世祀者

九祫禘之辨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注云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

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十 諸侯立五廟魯有八廟祖天子

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

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天子七廟

疏

二十 七祀五祀三祀之等

知五祀是司命中霤門行厲者案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明知是司命中霤門行厲也

云此祭謂大夫有地者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去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

二十 一謂禘大祫小 一謂祫即禘

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祫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

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
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大祖所
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
以公羊傳爲正逸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
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祫祭祝取
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
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爲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
云皆以禘爲五年一大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
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

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

十三五方皆有性地氣使然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注云地氣使之然正義曰性謂稟性自然故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信土性則知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知心有好惡當逐物而遷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柔輕重遲速

天生自然是性也而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
因性連言情者耳若指而言之則上文異俗是
情也故注云謂其所好惡今經有剛柔輕重遲
速六事而注唯云緩急者細別則有六大總唯
二剛輕速總是急也柔重遲總是緩也此大略
而言人性不同亦有柔而躁者剛而漽者故尚
書云皐陶行有九德是也

【十四】越俗斷髮文身臥則僻

正義曰案漢書地理志文越俗斷髮文身以辟

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湼之以東方南方皆近於海故俱文身去浴則同川臥則僢者言首在外而足相鄉内故典瑞注云僢而同邸正本直云臥則僢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

【詩】王太子以下入學之禮之年之時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生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

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崇高也高尚其
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
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順
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春夏陽也詩樂者聲
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
之者皆以其術相成皆以四術成之王子王之
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
卑

十六 遂學應與鄉同

案司馬法曰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既二百里爲野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六遂大夫掌之者謂遂大夫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此不帥教者移之在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也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未知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位以否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鄙皆屬於遂雖各立學總曰遂學或遂之所

居縣鄙不立縣鄙之學有事則在遂學與鄉同

[illegible] 身在鄉學名升司徒

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士者升於司徒先名惟在鄉今移名於司徒謂錄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

[illegible] 學者中年考校進士三年一舉

案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謂鄉人有能有賢者以鄉飲酒之禮與之獻賢能之書於王名則升於天府身則任

以官爵則下文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故中年考試鄭周同也熊氏以為此中年舉者爲教禮鄉大夫三年舉者周法其義非也

經 二十而冠升大學

正義曰案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士之人年以二十故可使習禮云學大學者案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書傳略說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此升於學者謂身升於大學非唯升名而已

[illegible]南北太遠故不升士於南北

案漢書地理志云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古亦應爾皆南北[illegible]故鄭此注云不升士於南北為其太遠

饗有四種

皇氏云饗餐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之為飫也其禮亦有飯食故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者

親戚及賤臣不須禮隆但示慈惠故並得飲食之也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殽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餚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故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其來聘賤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委

與之也故國語云戎翟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此謂戎狄使臣賤之故委饗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醉為度

二九 食禮有二種

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

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是也案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

注 燕禮有二種

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以示慈惠故在於寢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也其牲用狗謂爲燕者詩毛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

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也然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故詩湛露天子燕諸侯篇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

四示 殽制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

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殽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殽

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
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
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爲殷制
無正據可憑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
明矣

注五十而爵亦有幼爲大夫者

正義曰經直云五十而爵鄭知非命爲士而云
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此經云而爵
故知是大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

始為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是幼為大夫為兄之長殤

北六 疾者各以其器食之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正義曰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躃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

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案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植鎛注云使擊鍾蘧蒢蒙璆注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盧注云扶持也盧戟柄也矇瞍循聲注云歌詠琴瑟聾聵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躃此不云蘧蒢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廿七 祭器不假謂有地大夫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注云造爲也正義曰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廿八 大夫不世爵

廿九 諸侯有入爲公卿

三十 公卿總稱大夫

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注云謂縣内及列

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
正義曰知此大夫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
之大夫不世爵祿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侯
大夫文異故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
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案禮運云天子有田
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
詩衛武公入相於周文尚書顧命齊侯爲虎賁
衛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
案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

此不云諸侯而去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
故去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
列國諸侯入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總爲云
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故總言
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
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爲總號
一比 畿內外諸侯之子未賜爵視元士
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未賜爵謂
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

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内者亦君畿内之國故鄭注云列國及縣内之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韎韐有奭諸侯世子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内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

周以十寸爲尺或言周尺八寸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正義曰古者八寸為尺今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

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三分又不相應玉人職云鎭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

則謂周八寸為尺也故去蓋六國時多變亂法
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為尺
八尺為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為
尺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
是今步別剩十六寸古之四十步為今之五十
步古之八十步為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
田長百步得為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
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

注 畿外國數多畿內餘地多

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畿內千里所餘
地多以畿外本擬封建諸侯畿內本供天子又
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少
餘地多

[illegible]造乎禰亦告祖廟載主歸亦告

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
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去祖禰明出亦告祖禰
也今唯去禰者白虎通去獨見禰何辭從卑不
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

者行必有主無則主天命載于齋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行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唯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内故不復告也　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　宜乎社者不

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　造乎禰者
亦告祖及載主也唯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
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也天子用特牲諸
侯卑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

卅五　殷周大小學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
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注云學所以
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
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

小學大學敎之制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正義曰云此小學大學敎之制者以下文云敎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敎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下文具也

六二　辯類禡二字

案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故知禡爲師祭也謂之禡者案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爲師

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祭地熊氏以禡爲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雅類既爲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及舜之攝位亦類乎上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雅所釋多爲釋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禡止釋皇矣類禡爲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爲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若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故異義夏侯歐

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一說說[illegible]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故孔注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

八卅 辨釋菜釋奠之制

正義曰案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唯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為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

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案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似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爲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

注 孔子陰書讖緯以待後王

正義曰夏不田蓋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

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爲夏不田
若何休稍異於此案穀梁傳桓四年公狩于郎
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
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玄釋
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
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
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
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
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

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作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爲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覩春秋見經故以爲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此注爲正

（一四）要從死者祭從生者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
祭注云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奠祭之
牲器正義曰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
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
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
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
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
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

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玄謂奠祭變之[illegible]
玄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
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
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
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
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
必知祭兼喪祭與虞祔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
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
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士子爲太夫葬以士

祭以大夫祭文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事故祭中兼為喪奠也或云在喪由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禄耳故鄭盧解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

四　歷代廟祧之數王鄭異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注云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

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
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大祖始封
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大祖別子始
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
亦然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
廟寢適寢也正義曰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
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
廟親四廟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
至子孫六鈞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

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殺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illegible]

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
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
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不別禮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
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
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
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
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
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

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文
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
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
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為
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案喪服小
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
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
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
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

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
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
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
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
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言也漢書韋玄成
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
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
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
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

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子說周事而去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

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案周禮唯存后稷之廟不毀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禮記要義卷第五下